

朱熹注

論語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

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

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饋為犧。義與杖同。蓋繫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詔問。改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組於大夫。孔子行。皆為十二年事。有顏淵後及文。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譽由。適陳。過匡。匡

人為陽虎而拘之。王既沒之語。及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成之語。有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絕。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

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

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弱耦耕荷蓀丈
 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昭王使人賁孔子
 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
 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有
 平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賈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

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任乃敘書傳禮記有犯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顏回最賢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

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

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為讀書之省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己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後覺者必已失程子曰習讀習也時復思經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不能

習者如我日說讀習也習者如我日說讀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可知程子曰說在善沒人而信從者眾故可知程子曰說在善沒人而信從者眾故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溫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方所謂君之名尹氏謂及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為語程子曰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辭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為孝弟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心和平願少犯上必不為亂與平聲也言專力也本道專根力也仁者愛之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敢質言也務君子凡事專根力也敢質言也務君子凡事專根力也

亂常之事德者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為仁之本此謂是親而復有親也

故常仁以孝弟為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為仁之本此謂是親而復有親也

可蓋仁是性也謂行自孝弟始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則謂是親而復有親也

鮮矣仁者令善也其言辭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鮮矣仁者令善也其言辭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仁則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仁則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習謂熟之於曾子以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謂受之於師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習謂熟之於曾子以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謂受之於師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正於有道未竟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志力行者矣。然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於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
 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日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
 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實殖益先貧後富而嘗用力。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切磋之而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無詔無驕自足至矣。聞夫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
 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
 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則是我者故正或不患人之不能辨，故以爲患知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向之也。德則不以。○
 動而化之。○言而信。○無為而能。○所守者至寡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煩所處者一言而能。○所守者至寡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以詩三百之一善言。○惡者可以懲創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頌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
 微婉。○且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之意。○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而惟此。○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之意。○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禮三百。○曲禮要領。○知要則盡。○其約則足以盡。○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無恥。○道音導。○知要則盡。○其約則足以盡。○亦深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未嘗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治之具則刑輔治之法遠罪而巳德禮之效則有以使其民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以偏廢然政刑能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及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及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志於學則念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三十而立固無所事矣四十而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心之所至而志之所謂學即三十而立固無所事矣四十而
 不惑則知事物之明而無所當疑五十而知天命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
 而不足為方者也隨其學之至而無所不達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學之至而無所不達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天命之性亦由學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也但為學後使之心不致於盈科而後進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學必失其本心而後盈科而後進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理蓋心即體欲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所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驟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父母之志
 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父母之志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父母之志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苛其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備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
 有限不得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不孝所謂為禮者為之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名其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為心則凡所以守子之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曰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為政第一

五

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思持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告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管也。蓋孝子之有深愛養。未必有和氣也。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曰服勞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燭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坦然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察其所安。樂其所樂。則雖久而不變。○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理也。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焉。度哉。馬於度反。度所留反。○馬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我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記識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之言。而後行之。於未言之。非言之。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君子親人之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間。毫釐之差。目。故聖人學之。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求諸學。審問。樞思。明辨。不習其事。故舍之不安。○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其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子曰：由誨女知之，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子曰：子路好勇，益有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其說之。○孔子弟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益有之之道乎？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子張學于禱，蓋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于禱，師子張也。禱，任者之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辭言見者，學之博，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禱，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矣。○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曰：君名，凡君問皆稱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憤之則居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勸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也。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故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云：以爲一家之言，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親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亦猶也。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物，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魯地禮諸侯祭山川李氏祭之

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內山言神不享其禮

不可告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道也

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讓以俟衆耦

皆降勝者乃指不勝者升取俎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者大射之禮耦進三耦

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君子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讓以俟衆耦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邈詩也倩好

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地畫之質也絢采色

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素功謂先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其質體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

受知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體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

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非得之之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

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藉

也文獻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伯魯曰禘者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視之於始祖廟

而始用周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魯之君臣當此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禘孔子本不欲

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如此孔子衰矣先王報深也宋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

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先王報深也宋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

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常帝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言其明且易也蓋

知禘之說則理無不與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祭先王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主於故恩謂此門人記孔子時或有故不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曰祭之明也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王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五祀之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於其所然後故時而祭於奧以祭宗廟而非祭之竈則祭主於竈而祭於廟則祭主於廟

與以迎尸也故時而祭於奧以祭宗廟而非祭之竈則祭主於竈而祭於廟則祭主於廟

吾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

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子曰

日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損益之郁乎文盛觀也○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

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子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

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射也○射不主皮者射以力為力以禮為禮也○孔子曰射不主皮

不同科古之道也○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射也古者射以禮為禮

主於中而不主於外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向貫革故孔子數之○楊氏曰中軍郊射而貫革

之射不可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向貫革故孔子數之○楊氏曰中軍郊射而貫革

力之道所以強而至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向貫革故孔子數之○楊氏曰中軍郊射而貫革

古之道所以強而至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向貫革故孔子數之○楊氏曰中軍郊射而貫革

十二生性也○魯自文公始不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始不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子曰賜也爾愛其

於君親禮之大者魯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黃氏曰孔

之名未派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黃氏曰孔

之純如也。儼如也。釋如也。以成。諸去聲。大音泰。從音繼。○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
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如也。儼如也。五音相發。清
濁高下。自高乎。不相反而相連。○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
喪皆去聲。○儀衛邑。封公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賢者至此皆
曰。喪欲速。言其平日。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散播當治。夫必將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
流四方。所以行其教。如木鐸。言天德。夫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感。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
實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
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寬爲本。而觀其所行之得失。裁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物所能奪矣。○謝氏

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有所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耳

聽。手持。而足意也。知者則一之。利則見。安仁者。非顏閔。則未可。去聖人。爲不遠。○子曰。唯

不亂。未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竟於利之也。○子曰。唯

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正。是也。○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子曰。唯

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無所

惡之舉也。○揚氏曰：苟志於仁，未○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其名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乎。○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捨之間，而用其力也。然取捨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之事而不使少有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無以加之。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成德雖難，其所以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於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反覆而歎惜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仁是也。愚按：此仁類。君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有過猶可，即此漢吳祐謂操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仁類。君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朝夕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不知道，苟得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子曰：士

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心役乎外。○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
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
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孔子曰放於利必苦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是亦且無如之何矣
為國於○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可以見乎其位
而況於○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可以見乎其位

○程子曰君子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於其用處蓋已隨
應之速而無疑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曾子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

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遺

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緘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忠者體道者用
正性命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

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曾子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利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井反○思齊者真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
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子曰父母在不遠

鄉黨州閭章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敬疾怒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
里七第 四 一五

遊遊必有方。達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推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事父母之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此蓋覆
出而逸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
愛日之誠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則見今之不然也言今者則出諸其口必不難矣
○子曰
惟其不能已者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可恥之難而行之難也
○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凡事約則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故言易欲訥力行難故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
必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
胡氏曰事君諫而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頌讚則言者輕聽者厭
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其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

弟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厚又見第十一篇也○或曰公冶長之賢不私心窺聖人

聖人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惟有所避也若則大不避嫌之事賢者且為之先後皆不可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焉取斯

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

曰何罷也曰瑚璉也蓋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璉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則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冉子仲弓也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也子貢之器也子貢之器也子貢之器也子貢之器也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馬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以口取病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道不足以病也再言馬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漆雕開孔子

公冶第五

一七

乎。夫子所○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村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數

然而喜夫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嘗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

而識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日月至於仁蓋

無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去聲○賦或

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難知也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子宰大邑百乘卿大夫之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

同○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

勝也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一數之始十數之終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間一知十知之貢生知之亞也○胡氏曰

中之其所以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已也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晉汗與平聲下同○畫寢謂當畫而寢朽腐

乃所以深責也言不足責也○畫寢謂當畫而寢朽腐

子與改是行也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

致斃而後已惟恐不及也○宰予晝寢則非一也故夫子責之以學

非息自始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警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行也○子曰吾未見

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振也得剛於其未見中根弟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謂剛故常仲於萬物之上為物捨之謂慾則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仲於萬物之上為物捨之謂慾則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宜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此加於我所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

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勉人之仁則非所及矣慈謂無加於人而施諸已而不願亦

此所以為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謂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夫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自見乎外國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欲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若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高者多恥下問故諺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子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支子使疾弟遺室孔始其為人如此而諺曰文之文也子貢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善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漁廬井有伍之類

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

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仲齊

大夫名嬰程子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敬素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則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仲齊

大夫名嬰程子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龜之室孫氏名辰居菑藏也蔡大龜也節在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

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馬得仁知如字焉於度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

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戚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公 洽 第 五

一 九

也。○程子曰：微生高所狂雖小，皆直為大。范氏曰：是曰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專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學者。使察乎左丘明之心，以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蓋言合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直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蓋言合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也。○懷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我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馬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自訟者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自訟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歎之其警學者深矣。而○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之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哉。

雍也第六 章以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 雍也第六 章以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胡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而民自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度，所以可守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乃大簡乎。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度，所以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善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善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

云今也則亡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見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也三十二而卒也既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之照物妍

山川其舍諸萃利之反靜息營反舍之用財矣非子謂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謾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鱗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為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今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今未達一間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皆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元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糞。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世。見惡人。則不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在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才。故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類也。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運於南。牖下。蓋與之永歌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夫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顏子之貧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於陋巷也。非樂於貧。樂於其心。而改其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歌。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文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尊仲顏。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則庶乎。○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
 有以得之矣。○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子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無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殺去聲。○孟之反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
 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之者，皆無足道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者，皆無足道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之辭。○洪氏曰：戶，何出必由戶，而不由邪徑，必由
 道。非道遠人。○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
 人自遠爾。○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
 誠或不逮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質，學者當損有餘，言不足至於成德，習事不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
 也。而免爾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幸而免爾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
 者食而嗜之者也。樂之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退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

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者所自也。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礙等之。之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礙等之。於下而也。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夫遠者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安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事也。先其難而後其敬之，不能敬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也。○程子曰：知者，事感也。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不知，不憚所難為。○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善好也。○子曰：知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教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而巳。一變則至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遺法變易盡矣。夫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夫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緩急之序。亦○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者，稜也。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畧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者，稜也。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國而不治，則○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遂謂使不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身雖切於救，而可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程子曰：博學於文，而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程子曰：博學於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之嬖人也。孔子至衛，見南子。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類，而子路以夫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類，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類否。謂不合於夫

體之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則

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寡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

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乎。夫仁者，己

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周流而無間矣。仁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警，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體，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警，喻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體，其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若仁之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不仁。氣已貫之，皆不屬己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若仁之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聖人之心，欲其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濟眾，豈仁之方也。己欲令之功用，若仁之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者，豈仁之方也。己欲令之功用，若仁之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濟之所欲然治者，不過九州。聖人安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病者，乃仁之功用。若仁之於己，猶如手足之於身，不可

日之子，實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可知。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論語集注卷三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

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人不能而述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春秋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愈感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亦夥

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作者略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而存諸心也。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亦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

故更著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子曰甚矣吾衰也

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或見之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感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子曰志於

道也。知此而心之所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間所當行者是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

之謂也。始得之於心而守之功不矣。依於仁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而不

行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存養之法皆至理所寓。而非天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愈不自知其未兼。聖賢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未嘗無誨焉備庸也。十挺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賢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益人之有生同

以禮來則無不。○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也。憤，房粉反。悱，房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未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有以教之也。

又反。○憤者，心未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意，因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有曰：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憤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知不能甘也。○子曰：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不能一日之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顏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之，則行舍

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一人，故亦能之。○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推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曰：富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否，何必徒取尊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可求，道在其中。○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養與不養，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齊，其思慮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第吾身之明也。所以死，至與不齊，其思慮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文記三月不知肉味，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詔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上他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子貢曰：夫子居衛，衛人立桓公，桓公欲去，子貢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

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

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上也。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舉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

親炙而莫及之，然後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子曰：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才德出眾之號。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子

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有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子曰：鈞而不

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曰：鈞而不

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網，總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絛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矣，待物如此，待人不為也。小者如此，仁人之本心。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可固，不能保其前

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可固，不能保其前

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其既待不逆其

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

之則至何遠之有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

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空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亦而不正言其所以為過蓋夫子之感德無所不知也然其受之空如此也○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得和聲而與之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

掩人有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與之善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空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

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和聖之仁則心德之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馬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

仁為虛麗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而聖而必以為深之不厭誨人之意矣○子疾

處也所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不知厭誨人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九軌

謂禱於鬼神有諸此理否誅者哀死而不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

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上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

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也○但告以無所事

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奢儉已而失時

之弊○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廣體○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也。知也。
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章二十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

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泯其迹焉。夫以泰伯之

德。當分天下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泯其迹焉。夫以泰伯之

如哉。益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空夫之歎息。而贊美之。至極。伯

不從。傳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絲

春秋傳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絲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無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無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

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

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相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問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

難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此其所係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為之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程子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身以沒為。終其是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
不可磨也。況虜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也。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識之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管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邊豈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最皆脩
身之要。焉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龜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邇。倍三者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見於外。曾子益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聽用事物之知。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叔計校也。能問
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曾子曰。可以
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可以輔幼君。攝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譽疑辭也。決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剛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重。○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惡。○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已者。必於此而不得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所搖奪者。必於此而不得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於此而得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而順於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童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是詩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於詩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足以容遠。非毅不足以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不好。世朝四暮三家喻而戶曉。於是民之不能致亂。惡

蔡伯第 八

三三

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藝謂智能。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一周

公之才而驕吝者。亦不足觀矣。又曰。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一周

相因。蓋驕者吝之技。吝者驕之本。故嘗驗。○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易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易

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譽。○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易

死而已。蓋守死者。馬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則仕。見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可入。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素矣。故潔其身而去。邦有

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可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感如此。○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是德故馬之蹄。鬻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子曰。太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夫為

太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子曰。太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夫為

如天形。容不可以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子曰。太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夫為

兩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堯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堯

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堯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堯

五公禹稷契鼻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之作亂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
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咻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曰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空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羣○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聞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聞辨際也謂指其辨際而非議之也菲薄
澹田間水道也致孝鬼神謂早潔衣常服各適其容所以無辨際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注卷四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凡三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遠譽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所執以成

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藝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吾執御矣。吾將執御矣。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吾執御矣。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緇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也。三十升

之者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升成。拜。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爵之乃

世。事之無事於義者。從俗。○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經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私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私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

虎會暴於匡。夫子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喪。與昏去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

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

己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曰。大宰。官名。或

多能為。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不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子曰。吾不試。故藝。子張。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

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子曰。吾不試。故藝。子張。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

得已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難於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不盡其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聖人之言，則上下兼盡，即此道衆人皆知，極其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此道衆人皆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者下知，天者扶。○鳳鳴於岐山，河圖、洛

書則聖人之言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河圖、洛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張子曰：鳳至圖，○子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讐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裳，服也。冕，冠也。衣，上服。

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家有賤尊，有爵矜不成人。○顏淵喟然歎曰：

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鑽，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

淵深如夫子之道，無窮。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循有次序貌。誘，引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曰：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

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寧死於道路乎。無葬，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虛也。賈，得正而變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也。楊氏曰：非知至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虛也。賈，得正而變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也。楊氏曰：非知至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闕失。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香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

其不已，乃天德也。有焉，又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乃天德也。有焉，又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於此言反覆，少成多，道不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道不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也。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違，如萬物得時而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馬知之。馬於虞反。○孔子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此此意。○尹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平是可見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

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

結也。法言人所敬。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與言無所乖。恃故必說。然不釋則又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說然不釋。則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遠。拒之而不愛。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向唐幾其。○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謂之志矣。○子曰：衣赧襁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不可求也。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赧襁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求去聲。緇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微。壞也。縶。柔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進於道矣。故不伐不求。何用不臧。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夫子稱之。○子曰：不伐不求。何用不臧。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疆。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善其能而不

者必怯。弱者必求。○子曰：謝氏曰：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欲行。鮮不小人矣。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能。立而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變權能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子嫂溺援之，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是遠而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直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鄉黨第十 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之問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中。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空於此來馬，舊說凡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之其容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朝廷，使旁連所出言，不可不明。魏節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朝一節，記孔子之貌。君在，蹀躞如也。與與聞如也。鄉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佩佩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蹀，下大反。蹀，子亦反。與，與平聲。或如字。亦，亦通。視朝也。蹀，蹀躞，君命故也。撮所與也。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者，亦通。視朝也。蹀，蹀躞，君命故也。撮所與也。同。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躓如也。接賓者，勃變色貌。蹀，蹀躞，皆命故也。撮所與也。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古反。所以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

貌趨進，翼如也。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孔子為君，故也。此一節，記入公問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子逼反。中，問中於

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不踐闕。謝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格。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魯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齊音咨。攝。虛位而慢之也。言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蹴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通信。如不勝。執圭罷。執輕如不克。辟問。鄰國則使大夫執如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指。卑不過授。也。戰。戰而色懼也。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也。和矣。此一節記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經無朝聘往來之。君子不以紺緞飾。紺。古暗反。緞。側由

事。疑使橫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緞飾。紺。古暗反。緞。側由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緞。絳色。三。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謂孔子之

朝祭。可知。當暑。袷絺給。必表而出之。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縠。表而出之。謂先著裏

也。絺。是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麤裘。吳反。狐。色黃。衣以裘。裘。用黑羊皮。麤。裘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明去聲。披。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不可著

衣。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去喪無所不佩。去。身上聲。礪。君子無皆佩玉。不非帷裳必殺之。殺。惟。要有朝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甲。吉。月。必朝服而朝。朔也。孔

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

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菴。還。坐。易。常。處。也。○

此下脫前章衾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衾。揚。氏。曰。齊。所以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衾。揚。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饜也。牛羊與魚之腥膻而切之。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饜也。牛羊與魚之腥膻而切之。善非謂必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饜也。牛羊與魚之腥膻而切之。欲如是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饜也。牛羊與魚之腥膻而切之。饜於莫反。鴿鳥邁反。甚反。○饜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餽。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每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食。造大不離於正也。漢陸績足。以母傷人。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大不離於正也。漢陸績足。以母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嗜則不食。惡其不備。○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詞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酒市脯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喪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范氏曰。聖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肉少。緩見。喪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范氏曰。聖焉。廢言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氣主而聲出。雖蔬食菜羹。祭必齊如也。○魯論。瓜陸氏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如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些。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取。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小者。難。○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謹疾也。必告之。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廢棄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多。故未暇問。恐傷人。人之意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考。桑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若祭則不敢當容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首去。贊。掩。投我反。祭而先飯。若君嘗食。然不敢當容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首去。贊。掩。投我反。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衰服。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禮。○入大廟。每事問。宣。○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殺不。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見齊衰者。雖心必變。見冕者。與替者。雖衰必以貌。狎謂素親。押。聚。謂燕見。凶服者。式之。負版者。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備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衰有喪。重民數不敬。有盛饒。必變色而作。非以其饒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疾變者。所以敬天乎。○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向視也。禮曰。顧不過。載。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雉之飲啄。得其所。然許又反。曰。梁。梁。也。時。哉。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張氏曰。石經。嗅。作。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吳。古。闐。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俟知者。

論語集注卷五

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七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科高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君子。曰：先進於禮

從先進，用之謂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

會先進，又自言其如此。益欲損過以就中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門故孔子思之。蓋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曰：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

止。此言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語言無所

不說，說音悅。○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胡

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胡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也。請為樽欲賣。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購之。今乃不許顏路從大夫之列

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需諸市也。且為所恥，

窮乏者得我高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顏淵死子曰噫
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天喪子天喪子喪無傳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
有慟乎哀傷之至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之空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措之至施
當其可也惜○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葬具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厚門人厚葬之
性之正也○蓋顏路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埋之
聽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蓋未所以問事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益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驟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蓋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之○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胡浪義見前篇
之也○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難洪氏曰
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云上文樂字節曰曰字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傷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理惟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其同質剛勇而不
者能之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達不敬
足於中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達不敬
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達不敬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特未深入道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曰然則師愈與與乎商也子曰過
也過商也不及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乎商也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
其過引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親有大功位聚宰其富至
歸於中道而已

矣季氏以諸侯之婦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剝削其民

何以得此非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暴賦稅以益其富

可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

日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

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語記其足不履影難盤不級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曰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便辟也謂實於由也咳魯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服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為一章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也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也

豈有可勸其中者哉貨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咎則此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間斯行之冉有問間斯行諸子曰間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間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間斯行諸子曰問斯行之亦也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慮其不能為委臂患為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慮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遠畏縮而為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商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

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巳即夫子之不幸而遇難則必捐生以赴之矣。孔子之赴魯也非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巳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要其死不以死

鉅人之○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

者必行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而已。然則從之者與。與非大

氏之所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問之熟矣

而不可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三子仕其家而不可奪之節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也其底乎二子可免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耐

學遠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耐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夫佞者。若初未嘗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可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可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政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改爲學於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取反。○曾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也以。長於女。然女勿居則言

而難言。蓋諺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勿居則言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夫子哂之。乘去聲。錢音機。鐘音儘。比必二反。下同

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錢音機。鐘音儘。比必二反。下同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是富足也。侯君子言。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言已志而先為選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視曰同。端。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黜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沂。苦耕反。舍。上聲。擯。士免反。莫。冠並去聲。則。點當大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開歇也。作。起也。擯。具也。春服。單乘涼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見夫入欲盡處天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獨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千。覺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為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太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身西亦言志。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後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千里之外。然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欲得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於其所也。孔子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外是曰其言也切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詭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聞之而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不如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非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患。故無入而不自得。強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將死者。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開斷得已之辭。讀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蘇莊陰反。浸謂如水之浸。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于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能察。則可見其之。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明者能之也。故浸潤。○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者何先。曰去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無以自立。

於我人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閉，固窮到感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閻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疾時人文，勝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於言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故爲此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鞣，猶犬羊之鞣。鞣，不可相無者，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猶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也。而子貢，子成之弊，文無本未輕重之義，齊失之矣。○如之何？用公意，益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或均收。大率，民得其二，公取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政，又逐或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爲二。故言此，以示公以有若不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貪，民貧則君不能獨寬。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之需，皆量是以爲出，故言此。○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若迂矣。然量是以爲出，故言此。○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則本忠信惡知益，徹之當務，而不爲迂矣。又曰：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則本忠信徙義，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亞，人之常情。日新，則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之生，死有命，非可

顏淵 第十二

五一

亂。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音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是於賤言。不留其辭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言。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也。○子曰。聽訟。吾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范氏曰。聽訟。人自信之故也。故也。正其李清其源。則無訟矣。○揚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人自信之故也。故也。正其李清其源。則無訟矣。○揚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無倦。則始終

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而。不。○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能也。○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著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

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狎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大抵為名。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曰：篤實之學。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人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曰：篤實之學。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曰：篤實之學。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
失有如此者。況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
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廡。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後得而
易動者。其如念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樊遲問。子曰：愛人。問。子曰：知人。人仁之施。知人知之。○樊遲未
念。所以辨惑也。○樊遲問。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
達。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
則。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
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
者。直何謂也。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遠。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語。因人而變。遠則所謂使枉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雖若有淺
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雖若有淺
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知其事。如
樊遲之問。然後有以知之。使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方。又必欲知其事。如
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方。又必欲知其事。如
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
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
則止。善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
則止。善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
日進。

論語集注卷六

論語集註卷七

子路第十三 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請益。曰無倦。無古

母。○吳氏曰：勇者意於有為而無能持久。未嘗復有所告。程子曰：子路問。○仲弓為季氏

政。曰：既曰勇矣，又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故使子路問。○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舉賢才，舉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有所善，不得不舉。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者，有司眾職也。舉賢才，舉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德者，才者，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馬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馬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

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有九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以其父而稱其禮名實紊矣。故孔子

之道皆當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以其父而稱其禮名實紊矣。故孔子

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謂遠於事情。言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以考實而事不成。禮樂不興，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而中。去繁而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可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與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蒯聵曰：公卒，夫人立之。文子蒯聵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倫正其理，得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也。難事，不夫幸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遇其。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於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穡居大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穡各以其類而應之。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稼穡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故孔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荆

荀勗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民生不遂。故則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言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專教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首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親之。○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其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感治功成也。○尹氏曰：○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殺。謂民化於管。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殘暴之徒。使不為惡也。去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於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穡居大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穡各以其類而應之。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稼穡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故孔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荆

荀勗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民生不遂。故則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言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專教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首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親之。○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其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感治功成也。○尹氏曰：○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殺。謂民化於管。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殘暴之徒。使不為惡也。去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於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穡居大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穡各以其類而應之。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稼穡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故孔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荆

荀勗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民生不遂。故則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言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專教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首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親之。○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其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感治功成也。○尹氏曰：○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殺。謂民化於管。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殘暴之徒。使不為惡也。去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於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穡居大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穡各以其類而應之。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稼穡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之學。疑不也。此其出而後言其非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故孔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荆

荀勗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民生不遂。故則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言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專教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首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親之。○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其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感治功成也。○尹氏曰：○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殺。謂民化於管。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殘暴之徒。使不為惡也。去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名也。此非積功。○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知者，而曰此
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欲冉有之意深矣。○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魯期也。詩曰：如茨如式，而
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
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君。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
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與
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彼
非誠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然此。○葉公問政。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其澤則悅。聞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害，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行去聲。○直躬，直身而。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曾毀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曾毀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曾毀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樊遲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生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時而面盎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言此最先。先○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曰：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硯苦耕反。○果必行也。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井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甬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較敏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人而教者，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中道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巳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放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黃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大音扶。○南今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三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易文其言而善之。詳楊氏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也。○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然其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罷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悅。○罷說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古活反。

又殺羿而土浪反。南宮适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士。

豎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

羿而有當世之心矣。然聖忽之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禽犢之愛也。忠而

心不在焉。則未愛為不仁也。○子曰：為命。禘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造禘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子產所居也。潤色。謂

也。論譁讓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

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也。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其僭王也。昭王欲用孔子。又阻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

為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

哉。身而無怨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以

終身而無怨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以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富于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以

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樂乎其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夫音大。

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勉。○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五九

五九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較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曰
 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復加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答而後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信之篤行也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韓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
 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禮樂則
 無不合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亦其次者也又曰職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禮樂則
 復聞斯行之名胡氏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樂以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為人之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則立後
 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黷請後其跡
 要君者而意實要之也夫子曰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黷請後其跡
 之言亦譎詭誅意之法也○子曰據夷公請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魯公重耳齊桓
 名曰欒也義執言不由認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代衛以致焚而陰謀以皆勝其誦甚
 公代欒也義執言不由認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代衛以致焚而陰謀以皆勝其誦甚
 故夫二君言此亦多類此○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
 鄒○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猷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管仲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
 四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管仲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
 仲鮑叔牙言於桓公害理不得為仁疑管子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者九春秋傳作深計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判釋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左衽反衽

而莫之知也桓公不信也經桓公之知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廢萬世

反覆不忠之謂乎如唐之王球魏徵不死建城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於義矣後雖有功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薦士與己同進為公朝謂子間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錫氏爵位曰文者○洪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

困○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空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告君如此意謂弑君之職法所必討大夫

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晉之職法所必討大夫

應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

之可勝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

氏曰：犯，非子路之辭。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小人徇人欲。故曰

究乎。○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見知於人也。○程子曰：欲得之於己也。為己，人

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已甚

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

伯玉使人於孔子。衛魯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但

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子曰：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心者

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子曰：不

者欲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子曰：賁

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子曰：賁

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子貢方人。子曰：賜也

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矣。音扶。○此則此也。乎，敬。○此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蘊

自恥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異者，一言而文

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子曰：不逆詐，不信，抑亦

異則聖人於此一事，益屢言之。其丁寧之意，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信，抑亦

先覺者。是賢乎。○子曰：不逆詐，不信，抑亦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逆者，故雖不逆詐，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僂而卒為小人，所問焉，斯亦不僂不足觀也已。○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論語集注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在陳絕糧從者病，其能興去聲。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欲以未學而去之。

陳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去聲。○陳子路。慍，見賢通反。○孔子與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通反。○何氏固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亦通。○愚謂：○子曰：賜也，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而忽疑，蓋其積學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後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物，聖人不能偏觀而盡識，空其以貫之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得其間，而實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得其間，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能如馬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能如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巳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既無所為則人之○子張問行。猶問達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禱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十五百○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家為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讀如母往參馬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輿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不可得也。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之邦亦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也。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惠在几席。○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子曰：臧文仲
之下矣。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
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獲。字
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責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安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故辟邪侈之心。滋好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故辟邪侈之心。滋好
將有患。○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以為質。質
如質幹然。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四句。只是誠實乃君子之道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曰：君子無反求諸己。小人反求諸人。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衛靈公第十五

六七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晉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
氏之謀與。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晉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
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寡與貧。自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遠
而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晉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
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晉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
之亦不當。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不與謀
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不與謀
而索不能輔。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奢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几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空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晉扶。○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皆桓公之後也。自季武子
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空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皆陵其去。空大夫之強也。而三桓皆桓公之後也。自季武子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去。空大夫之強也。而三桓皆桓公之後也。自季武子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諫。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諫。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諫。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諫。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諫。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節，謂辨其音岳，驕樂宴樂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戒，以時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得於人者，志氣也。血氣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劬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己，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不務修身，誠己。○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氏曰：生知學知為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曾閔冉之徒，益能之矣。語，益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益，惟未見，又不幸而蚤。○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死，故夫子云然。

民到于今稱之。駟馬也。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元音剛。○亢以私意窺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詩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注卷九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魯如室一作饋。陽
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實以禮大夫有賜於士，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歐陽子之亡而歸之，勝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
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如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
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

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也。孔子陽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
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曰：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言，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

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善言也。過諸塗而不避者，已為亂耳。
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兼

也。故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孔子之言也。蓋道外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兼
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
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不善。蓋子之言性善，○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移者，
愚有二焉。一曰：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

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未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暴
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尚罕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所謂下愚也。然其

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曰：莞爾，反焉於度反。○莞爾，小笑貌。蓋喜子游對曰：昔者
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弦歌之聲，樂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費曄。召子欲往。弗獲。季氏宰與陽貨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概。言何必公山氏之往乎。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子張問仁於孔子。孔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目益矣。於天下言無道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信。敏。惠。又言其本。與季氏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之往。佛肸自也。不入。字入其黨也。○磷。薄也。○薄。卑物。言人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試於磨。溫其不磷。緇也者。幾菴菴。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對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告之。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曰。皆所以明之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子路曰。詩可以興。志意感發。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怒而適之事。父遠之事。君詩無不備也。詩可以興。志意感發。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怒而適之事。父遠之事。君詩無不備也。

二者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爲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爲

也。佛曄。召子欲往。弗獲。季氏宰與陽貨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概。言何必公山氏之往乎。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子張問仁於孔子。孔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目益矣。於天下言無道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信。敏。惠。又言其本。與季氏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之往。佛肸自也。不入。字入其黨也。○磷。薄也。○薄。卑物。言人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試於磨。溫其不磷。緇也者。幾菴菴。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物，正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一物無禮義且如置此兩椅，一不簡序，樂只是一箇便非，一不簡便非，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乎聲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然亦無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方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覆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措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明矣。馮按此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矣。馮按此則未

相發，無隱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反使知其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惡居喪不習，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

之火，冬取槐檀之木，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聖人之門，運一周，則物皆變，喪於此可止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

布，期而小，禘始食，菜果練冠，綬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

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節。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以乳，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

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據抱也。又言君

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

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其本心也。○范氏曰：喪

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

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已，止

-5 143 35 848" data-label="Text">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諫諍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
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孫並去聲許君謂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君謂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
以質其是非陰私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
之於巨委莊以淮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
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三國名子壽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比干因箕子以為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箕子因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三人者各得其本○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心故同謂之仁○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以○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失焉者也有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於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問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於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於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
不用而去爾特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朝○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
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范氏曰此篇記明中庸之道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孔子下欲與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輿。今在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從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也。○程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竹罷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故麥爾責其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丈人亦隱者。蓀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丈人亦隱者。蓀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蓋丈人之接子路甚辱。而子路益恭。丈人因義大倫有五。父子有親。而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辭。故雖知有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不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

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宋張柳下惠。少連。大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字。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偷義理之次第也。慮息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不得。臣請侯不得友。益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天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善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播鼓。武入於漢。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於海。少去聲。○少師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避以附前章。然未必友。陽襄之言也。末章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夫。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遯河蹈海以去。○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陸氏詩。紙反。福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門弟子言之。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學。入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後。與。祖。溺。大人。又每有港。港。接引之意。皆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豈止於此而已哉。

武入於漢。○**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少師陽擊磬襄於海。**○**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王時人。**

微。子。第。十。八。七。九。

論語集註卷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稱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為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馬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義。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請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作無下。同。有焉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不。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夏之言迫狹。子張諷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子夏曰。雖然。大故亦所當經。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己也。信謂誠意惻然而人信之也。屬猶病也。事。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以有為。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子游曰：子夏

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不能無樂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已賈反。壻索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列必列反。馬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未問其生孰而

則惟聖人遠者，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於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遠者，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於本末，一以貫之。

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

是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洒掃應對

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

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不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以盡其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富其事者，必先有

益深學而仕則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易也。

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誠實也。但之意，感按而止。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觀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能助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近仁。章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存焉。此殆難
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繼之大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

不及之名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高謀此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夏尚黑未變其體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

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以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此言其所當者皆善人也詩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附也法興滅

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附也法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

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見於

是而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步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於

度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入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利忽弗能子辛以取敗亦
 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
 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目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不知禮。則君子之足無所措矣。第子記此以終
 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第子記此以終
 人也。言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之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不念哉。